



（北京篇）

掛滿「紅燈籠」的深秋



人與事
朱天祿

「一年好景君須記，最是橙黃橘綠時。」蘇軾這句詩，我念叨了半輩子。深秋了，小區那幾棵柿子樹紅了，枝頭掛滿紅燈籠，遠遠望去像誰家辦喜事。

我站在樹下看。葉子落得差不多了，剩一樹紅果，沉甸甸的，把枝頭壓彎。風一過，柿子晃悠悠，像要掉下來。有鳥來啄，專挑軟的，啄幾口，飛走。果子啪嗒落地，摔成一攤紅泥。保潔大姐掃了，搖搖頭：「可惜了。」

這讓我想起外婆院裏那棵柿樹。秋深了，霜打了，柿子紅透，外婆搬出長梯，架在樹幹上。我仰頭看，她攀上去，用竹竿夾一個，遞下來，喊：「接住嘍」。我接住，涼涼的，滑滑的。有的軟了，皮薄得透亮。外婆說：「霜打過的最甜。」我撕開皮吸一口，涼絲絲的，一直甜到心裏。外婆笑：「饞嘴。」她曬柿餅，削皮，穿繩，掛屋檐下。一串串金紅，風一吹，晃悠悠。

前幾日，我去鄉下表弟家。院裏柿樹正紅，表弟搬梯子，弟妹遞竹籃。他攀上去，摘一個，喊：「接着！」我伸手，柿子落掌心，沉甸甸的。表弟說：「今年結得稠，吃不完，曬柿餅。」屋檐下已經掛了幾串，金紅透亮。幾隻麻雀來啄，啄一口，飛走，又來。表弟揮揮手，不趕。他說：「留些給鳥，牠們過冬不容易。」

我坐院裏，看他們忙。柿子削了皮，露出金黃的肉，一排排晾在竹篩上，太陽斜照過去，透亮的。我拿一個軟柿，撕開皮吸一口。甜，真甜，涼絲絲的，從舌尖一直滑下去。弟妹說：「帶白霜的格外甜。」我點頭，想起外婆那句話，霜打過的最甜。

抬頭看，樹梢還剩幾個柿子，紅得透亮。鳥在枝頭跳，啄幾口，叫幾聲，飛走了。天高，雲淡，風裏帶點涼。

外婆走了多年。可每到深秋，看柿子紅了，總覺得她還在，站在樹上朝我喊：「接住嘍。」我伸手，掌心一沉。甜就漫上來，一年一年，從沒斷過。



藝象尼德蘭
王加

低地月圓夜的「滿」與「缺」

剛過中秋佳節，又逢國慶長假。中秋之夜，承載着我們「花好月圓」的期許，以及「每逢佳節倍思親」的心緒。而在十七世紀「荷蘭黃金時代」，誕生了一批擅畫夜景的藝術家。也正是從那時起，「月夜風景」（Nocturne Landscape）成為了西方藝術史中的一個全新細分畫種。這其中，阿爾特·凡·德·尼爾（Aert van der Neer）便是同代中的佼佼者。

在荷蘭阿姆斯特丹國立博物館中，凡·德·尼爾的《月光下的河景》顯然沒有倫勃朗《夜巡》和維米爾《倒牛奶的女僕》那樣舉世矚目。不過，當我靜靜站在畫前凝視着鄉村夜色湖畔上方的一輪明月時，卻隱約能感受到專屬於荷蘭人樸實無華的浪漫。畫作呈現了一個靜謐安寧的月圓之夜。畫家選擇站在前景淺坡上的視角，巧妙地用地平線將畫面上下均等地一分為二，但兩側卻用左高右低的構圖來打破景觀在視覺上的絕對平衡。遠景地平線上的幾座荷蘭的標誌性風車交代了圖像所處的地理位置，一輪明月的倒影撒在風平浪靜的水面上，在月光的映射下，淡藍色天空中飄散的雲層被他輕薄筆觸的暈染泛起了淺粉色，為原本漆黑的夜空中注入了一絲浪漫的情懷。在中景和近景處，



▲阿爾特·凡·德·尼爾畫作《月光下的河景》。作者供圖

能夠看到船上的漁民與駕着馬車的農民在各自忙碌着。除了夜景的詩意氛圍，凡·德·尼爾此作的另一大亮點在於他用清晰的白色輪廓線勾勒出在月光映照下對村民、馬匹、草木和房屋的背光處理。在那個沒有電燈的時代，這一獨特的寫實處理無疑捕捉到了尼德蘭鄉村夜色下肉眼所見的逆光細節，實乃點睛之筆。

在凡·德·尼爾此作中，我們能夠清晰地看到尼德蘭地區真實的地貌特徵。今天，尼德蘭的英文 Netherlands 被荷蘭用作國名，但其傳統中真正的字面含義則是「低地



自由談
陳安

一張由人工智能繪製的特別地圖，特朗普見後立刻興沖沖地把它放上自己的媒體平台「真實社群」，可讓人立刻感覺到他的狂放得意。這是一張用美國國旗上的藍底星星和紅白條紋覆蓋整個北美洲三十二個國家及地區的地圖——加拿大、墨西哥、古巴、牙買加等等，以至格陵蘭島、冰島，都成了「美國領土」。

此乃近期消息，引起強烈爭議，而爭議結果最準確的結論應是：特朗普野心勃勃。這位商人總統的野心其實早已表露無遺，傳為國際笑談。

他重新入主白宮後立刻掀起「改名潮」，要把加拿大變為「第五十一州」，把墨西哥灣改為「美國灣」，把新墨西哥州改為「新美國州」，把安大略湖改為「美國湖」——此刻他心血來潮，竟夢想把整個北美洲改名為「大美國」，讓他這個第四十七屆美國總統當上「大美國」首任總統。

公眾輿論早就指出，特朗普的奇想和做法都侵犯他國主權，破壞外交關係，是一種極為罕見的威權主義和政治野心的暴露。他所謂的「美國優先」其實就是其「世界野心」的表露，用來凝聚國內的民族主義情緒，相信他具有重塑國家達到「世界第一」

特朗普野心勃勃

的能力。

連對阿拉斯加州一座山的名字，他也出於世界野心要干涉一番。那座山名「迪納利」（Denali），是美國和北美洲的最高峰，山名意「高」，一九一七年國會下令將之改名為「麥金利山」，以紀念遇刺身亡的第二十五屆總統威廉·麥金利，但阿拉斯加州始終希望恢復原名，以確保尊重這片土地和該地區的原住民。二〇一五年奧巴馬總統訪問阿拉斯加時宣布把麥金利山更名為迪納利山，遭到俄亥俄州（麥金利生於該州）國會議員強烈批評。

特朗普第二次上台不久便下令恢復「麥金利山」之名，顯然，一是因為奧巴馬是他的政敵，二是因為麥金利當政時期正是美國擴張主義和帝國主義興隆時期，對各國實行極高的關稅率，並在一八九八年美西戰爭中吞併菲律賓、關島、波多黎各和夏威夷——你看，這不就是特朗普如今想走和正在走的路嗎？保持麥金利山名不就是顯示他具有麥金利一樣的世界野心嗎？

他的世界野心更是他個人野心的折射。歷屆美國總統中可說沒有一個總統像他那樣熱衷於追名逐利，到處置放他的肖像照片，在所有可冠之處冠上自己的名字。

你看，美國司法部懸掛着他的巨幅肖像，和平研究所大樓加上銀色字樣「唐納德 J. 特朗普」，肯尼迪表演藝術中心強行改名為「特朗普—肯尼迪中心」（後被聯邦

法官裁定違法並強行拆除），推出鑄有特朗普頭像、紀念建國二百五十周年的一美元硬幣，申請建造以其姓名命名的國際機場，揚言把連接波斯灣和阿曼灣的霍爾木茲海峽改名為「特朗普海峽」，等等——這不就清楚地暴露其勃勃野心和狂妄神智嗎？

早在當總統之前，特朗普就狂熱地把自己的名字加在所有他所認為的他自己的財物上：特朗普大廈，特朗普酒店，特朗普高爾夫球場，特朗普牛排，特朗普伏特加，特朗普大學，最近甚至推出特朗普聖經、特朗普球鞋。

人們由此想到他畢竟是個善於使用「品牌授權」的商人，其行為就是商業帝國的「狂熱冠名」。

在他重新上台後，他的家族企業依然在全球各地，如阿聯酋、沙特阿拉伯、印度和越南，大搞冠名行徑，通過授權「特朗普」之名抽取數百萬美元的品牌使用費，不以為恥，反以為榮。

特朗普野心勃勃，自我膨脹，心理上又極為焦慮。最近他接受《紐約》雜誌採訪時坦言，他之所以要把自己的名字刻到處都是，就是因為「我離任之後就沒有人為我做了」。

可想而知，一旦離任，就不再有「狂熱冠名」機會，隨之而來的應是「除名」、「改名」，大名鼎鼎的大人物也就會隨着時間的消逝而形消影散，默默無名。



▲遊客在河南商丘古城拱陽門前觀看開城門儀式。新華社

在商丘感受文明的傳承

張頤武

只寫在紙上，它同時寫在氣節裏。孔子的仁、范仲淹的憂、張巡的守，是一脈相承的精神譜系——文可以化人，武可以衛國，背後都是對文明秩序的擔當。

出了古城，華商廣場與關伯觀星台同在一條中軸線上。華商廣場紀念的是王亥，他是契的六世孫，史載他「服牛」載貨，遠途易貨，被尊為華商始祖，商丘由此被認為是商人、商品、商業的發源地。中國商業文明的源頭，講的是「以物易物」的誠實與「服牛乘馬」的開拓，信義與通達，從一開始就寫在這個民族的基因裏。

廣場北端，便是關伯台，又名火神台，被稱為中國現存最早的觀星台遺址。商丘之名的由來，據說就與這座台有關：最早，「商丘」正是指關伯觀測火星的那座高丘。四千多年前，帝嚳之子關伯受命在此任火正，觀測大火星（商星）的運行，以火紀時，分季定農事，為人間標記出「立春」這個關於生長與希望的刻度。商丘因而有了「立春之城」的名號，也被視為二十四節氣的重要起源地之一。站在台上，最令人感慨的是中國人時間觀的連續性：四千年前，先民在此仰望星空安排農時；四千年後，我們依然按着節氣播種與收藏。中國的天文學從一開始就不是玄學，而是民生的學問，是為了一粒種子、一季收成而存在的。這種把天地人聯繫在一起的智慧，是中華文明最深沉的底色。

一天走下來，商丘給我的印象，是一座被文脈貫穿的城：認祖之

文在還鄉祠，教化之文在應天書院，氣節之文在張巡祠，生民之文在關伯台，流通之文在華商廣場。文脈的延續，大約有三重條件：一是「文」的自覺，把經典與師道看得重；二是「活」的實踐，讓傳統化入百姓的日用倫常，如節氣，如集市；三是「守」與「開」的辯證，張巡之守是護住文明的邊界，王亥之開是拓展文明的空間。商丘一城，把這幾個方面集於一身，正是中華文明連續性的一個標本。總書記視察河南時提出「殷商文化起源於商丘」，為這座城市的根脈作了權威的註腳。文脈不是博物館裏的展品，它是活的，是依然在呼吸的血脈。

也正因如此，商丘的文旅大有可為。商丘的資源層級豐富而完整：殷商之源、聖人足跡、書院文教、忠烈氣節、商賈信義、節氣農時，幾乎構成一張完整的中華文明沉浸式體驗的地圖。華商文化節年年舉辦，二十四節氣立春主場活動也落在火神台，

法蘭西的文明傳承

節慶正在成為城市的文化接口。文旅的要義不在把歷史做成布景，而在讓文脈活在當代人的體驗與認同之中。商丘手握厚重的家底，把研學線路串起來，用數字技術把觀星授時、古城營造講得可感可觸，再借助節慶與傳播把故事講出去，能夠成為中原文化旅游的重要目的地。

離開商丘時已是暮暮，我記着孔子的車轍、關伯的星象、范仲淹的書聲和張巡的背影。商丘一城所見的，正是文明薪火從未中斷的奇跡：從關伯的火種、孔子的禮樂，到書院的弦歌、今天的我們，一環扣一環，不曾熄滅。這也許是中華文明最可貴的價值：讓後來者總能在古人的星光下出發，又把今天的燈火傳向更遠的明天。這座城沒有辜負它的名字，一個「商」字，從殷商故里寫到立春之城，寫了幾千年，還將繼續寫下去。立春之城的春意，其實就長在文脈裏，長在每一代人的回望與前行之間。